



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 「明日之星」文學創作獎2022



本校中五、六共四位同學撰文參加「明日之星」文學創作獎，其中6B彭潔同學以作品
〈在陰霾驅散後〉榮獲冠軍！

〈在陰霾驅散後〉

6B 彭潔

你經歷過絕望嗎？

居家隔離的第五天，我呆坐在沙發上，昏暗的日光自窗口傾瀉，落下微不足道的暖黃色光圈。

這光過於微弱，連寥寥幾呎的客廳都無法映亮，只餘兩個身影在黑暗中低垂着頭顱，背影像折斷了椴花。

母親的身影被隱匿在黑暗中，她開口：「還聯繫不上相關的醫護嗎？家裡沒有蔬菜生果了……」那聲音帶着幾分藏不住的希冀和小心翼翼，像是害怕再給家人增添負擔。

「暫時聯繫不上。」我回過頭，扯起嘴角衝那道身影一笑，「沒事，媽你冷靜點，其他確診者也很需要支援，而且我們情況還不算差，再等等，說不定就轉陰了。我們吃點罐頭雞蛋和米飯，總能再撐幾天。」說完，我便偏過頭去望向窗外，嘴角垮了下來。

開玩笑，這種情況下，誰能夠保持絕對的冷靜？自我們一家確診那日開始，檢驗棒的兩條桿就像噩夢一樣籠罩在一家人的心頭，我們第一時間採取了居家隔離，足不出戶的方法。然後便是一遍又一遍的聯繫支援求助，但去醫院確診程式繁瑣，人龍綿長，隔離設施也幾近爆滿，無奈只能滯留家中，獨自隔離。

「不要去瘟疫發生的地方，也不要離開瘟疫發生的地方。」

我呆呆地唸着穆罕默德的名句，堅定了再撐幾天，絕不出門，絕不給病毒傳染他人的可能性的想法。我們不是聖人，但總歸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線，有着自己想守護的土地。

入夜，我強忍着胃部的噁心和喉嚨的燒疼感，強迫自己入睡。

睡一覺起來，就好了。

恍惚之間，我聞到了一陣熟悉且清晰的香味，混亂的思緒漸漸清明，眼前的模糊也慢慢退去，周遭的事物變得明朗可見……

那是一條小食街，我站在街道中央，四周是許久未見過的擁擠人流，有人與我同向而行，勾肩搭背抑或牽着手挽着肩，恣意又歡樂地大笑；有人與我反向而行，手裡拿着甜筒章魚小丸子等各種小吃，醉心於和朋友分享美食。我呆滯地站在街道中間，與週遭的一切事物肉眼可見的格格不入。

我已經，很久很久沒見過這座城市不戴口罩的樣子了。

我昏昏沉沉地向前走，心中疑惑更甚，為什麼他們不戴口罩？為什麼人這麼多？為什麼他們不受疫情陰翳的影響，還能這麼開心？

懷揣着這些疑惑，我走到了一間大型市場。市場的地下是慈善團體在為有先天性疾病的小朋友收集善意和鼓勵，不少同齡的小朋友在聽到他人的不幸時潸然淚下，用簡單的漢字夾雜着英文和圖畫，磕磕絆絆地在心願卡片上留下了鼓勵的話語。

我走近，看見了一位小朋友的畫作，上面是兩個小朋友手牽着手，背着小書包，在太陽下開心地笑着。這一幕讓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兒子，一個年僅四歲的小朋友。

那天，我和妻子共同陪伴我們的孩子玩耍。在孩子沒完沒了的堆積木和講故事的要求下，我們都十分疲憊，決定哄他自己去乖乖畫畫。孩子很乖，在我們拿出紙筆後就不吵不鬧地去畫畫了，我和妻子都鬆了口氣。

因為疫情，我們不僅辭退了傭人，而且被迫轉為在家辦公。工作效率的下降和家務分工帶來的矛盾就像兩座壓在頭頂的大山，我們很難再有心力去24小時地陪伴和照顧孩子。

也就是在之後的半小時，孩子興高采烈地拿着圖畫展示給我們看——圖畫上只有三個人，兩個大人牽着一個小朋友，頭頂是一個大大的太陽，與我年幼時的畫作相差無幾。

唯一特別的，是那三個小人臉上都帶着口罩。

我心頭突然一酸，無數難言的滋味瀰漫。

我的小孩，自記事以來從未見過這座城市不戴口罩的樣子。在他的眼裡，出門就要戴口罩、碰了公用品就要搓手、進商場就應該量體溫。

沒有人告訴過他，這個世界原本不該是這樣的。

這個世界原本不必戴着口罩出門，不必隨時隨地搓手，也不必測量體溫才能進商場。

在意識到這點之後，我緊抱着孩子，嘖嘖道：「都會過去的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」

我們可以教孩童預防病毒，但不能教他們有病毒的環境才是常態。共同戰勝疫情，而不是習慣疫情的存在，這也是我們身為大人的責任。

思緒慢慢回拉，義工熱情地向我介紹他們的計劃，並希望我也能留下祝福。我點點頭，在卡片上遒勁有力地寫下一句話：「一切苦難都會過去。」

我從未懷疑這是黃粱一夢，因為這一切都太過真實，太像這座城市原本的樣子。

高樓大廈聳立，天空一片蔚藍，雲上依稀有幾道飛機飛過的痕跡；街上人潮洶動，有匆忙的腳步，也有閒庭信步；學生們急匆匆地趕巴士上學，長者們拿着報紙慢悠悠走向茶樓……我癡癡地凝望着這一切，這些平凡生活的美好和確幸。

恍惚間，我聽見了母親興奮的聲音：「仔，快睜醒！她婦聯繫上了一間專門為居家隔離者送餐的店！政府快速檢測確診者登記的網站也開通了！」

我笑笑，起身迎接新的一天，迎接疫情結束後的健康美好生活，在那不久的將來。

